

叢書集成新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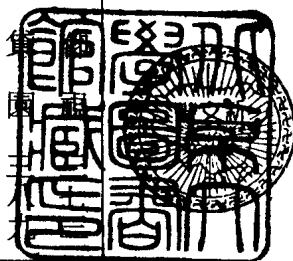
第一三冊目錄

總類

考 據

傳疑錄一卷	明	陸	深撰	寶	顏	一
儼山纂錄一卷	明	陸	深撰	百	陵	七
讀書劄記八卷	明	徐問志著	得	月	九	
譚苑醍醐八卷	明	楊	慎撰	函	海	三二
菰林伐山二十卷	明	楊	慎撰	函	海	五三
丹鉛雜錄十卷	明	楊	慎撰	函	海	九三
丹鉛續錄八卷	明	楊	慎撰	寶	顏	一一九
俗言一卷	明	楊	慎撰	函	海	一四七
餘冬序錄摘抄內外篇六卷	明	何孟春撰	紀	錄	一五〇	
眞珠船八卷	明	胡侍著	寶	顏	一七二	
實齋雜著一卷	明	陸	邨撰	學	海	一九七
古言類編二卷	明	鄭曉撰	鹽	邑	二〇一	
群碎錄一卷	明	陳繼儒著	寶	顏	二一九	
枕譚一卷	明	陳繼儒著	寶	顏	二二四	
疑耀七卷	明	張萱撰	嶺	南	二二九	
槎上老舌一卷	明	陳衍撰	硯	雲	二七〇	
餘菴雜錄三卷前附本傳	明	陳恂著	學	海	二八〇	
卮林十卷附補遺一卷	明	周嬰纂	湖	海	二八八	
呂錫侯筆記一卷	明	呂兆禧撰	鹽	邑	三六九	

遜翁隨筆二卷	明	祁駿佳著	借	月	四〇八
蒿庵閒話二卷	清	張爾岐撰	海	山	四一
譙觚一卷	清	顧炎武撰	仰	視	四二七
菰中隨筆一卷	清	顧炎武著	指	海	四三〇
未廬札記一卷	清	丁泰泰著	湖	海	四三七
義府二卷前附四庫提要	清	黃生撰	藝	海	四九二
訂譌雜錄十卷	清	胡鳴玉述	守	山	四九七
學福齋雜著一卷	清	沈大成纂	抱	經	五〇六
樵香小記二卷前附四庫提要	清	何琇撰	抱	經	五一五
龍城札記三卷	清	盧文弨撰	藝	海	五三六
鍾山札記四卷	清	盧文弨著	藝	海	五三九
魯齋述得一卷	清	丁傳纂	函	海	五四三
炳燭偶鈔一卷	清	陸錫熊纂	函	海	五五七
肥齋瑣錄十卷	清	李調元撰	指	喜	五八八
勦說四卷	清	李調元撰	式	訓	六二二
識小編二卷前附四庫提要	清	黃豐垣撰	咫	進	六六二
炳燭編四卷	清	李廣芸撰	藝	海	六六八
銅熨斗齋隨筆八卷	清	沈濤撰			
大雲山房雜記二卷	清	惲敬著			
讀書瑣記一卷	清	鳳應韶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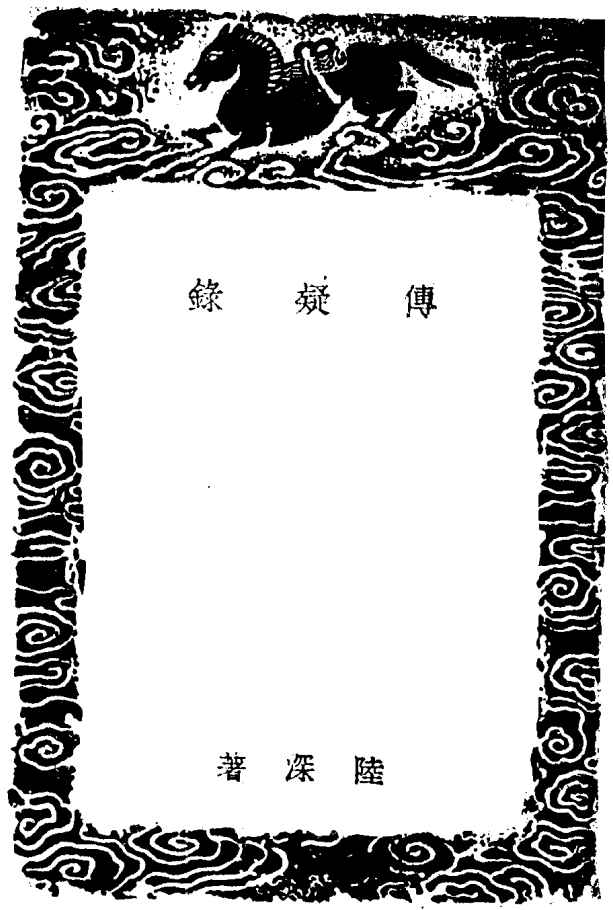
IR/13

鄭堂札記五卷
讀書叢錄七卷

清 周中孚著
清 洪頤煊撰

仰 視 六七三
史 學 六八五

傳疑錄



傳 疑 錄

著 陸 深

雲間嚴山陸 深著

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賓訓箕子者陰陽之氣。萬物方萌。非商箕子也。賓蜀人。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此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

周時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氏訓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至集傳亦因之。不字當是不字。清廟之不顯。不承。即書之不顯。不承。

禹貢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周禮九州。揚荆豫青雍梁冀。爾雅九州。冀豫雍荆揚兗徐幽營。禮多幽薊并。而少青徐梁。爾雅多營。而少梁。或謂并徐於青。分梁於雍。豫雍有十二州。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禹貢之成。固前舜典與。

史稱高貴才。慧風成。好問尙詞。即其幸學與諸博士論難。信然。自古末世之君。多文彩。若隋煬帝。唐兩後主。最爲然。不過華靡麗耳。至深於經術。莫如高貴人主之學。與章布異。不能不爲之浩歎。

孟子所論明堂在泰山。天子巡狩之地。古明堂。神農作之名曰天府。黃帝已合宮。虞曰總章。商曰陽館。周始曰明堂。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傳疑錄

一

傳疑錄

其制上圓下方。重屋四周。中起大室。環以辟雍。東西廣九筵。南北表七筵。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諸侯通職。於是乎布政。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

禮今所傳者。儀禮禮記大戴禮。與周禮別。有后蒼曲臺記數萬言。不傳。又有別本周禮。鄭康成常引以註周禮。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孟子亦有別本。與今之刻本。一類者不同。

戴記月令。又見於呂氏春秋。成云。漢儒雜采呂書以記禮。或云。本禮經之舊文也。呂書刪取之。據不章之書。月令特優。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教。即詩字之誤。錄書執字相類。教樂也。是即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四教亦是四事。

爲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載拜跪。陶淵明以五斗米折腰。蓋言爲長者揖拜耳。

唐太宗即位。從封德彝言。於是疏屬王者降爲公。德彝之言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

顯濟縣氏曰。宗室之盛。未有過於此時者也。祿廩之費。多於百官。而子孫之衆。宮室不能受。自生齒以上。皆養於官。長而爵之。嫁娶喪葬。無不仰給於上。日引月長。恩之所必窮者也。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貲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處陰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人情也。

三代公族。有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

漢之封爵。皇子則王。王子則侯。侯王世及。無嫡則絕。

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

唐制。諸侯王薨。子嗣襲王。嗣王薨。有降爵爲公侯者。有數年後嗣封王者。

宋制。親王之子。不封郡王。親王既沒。不立嗣王。

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李程李旼。皆爲舉首。

宋制。宗子特立。學以教養之。而取才焉。其出身仕宦。與民庶略等。嘉王取狀元。汝愚爲宰相。其顯者。本朝親王之國無子。則取回宮。除其國。近日壽秀。湮是也。皆憲廟子。至於國土絕。則繼晉府新渙是也。不知絕於近支。而繼乎遠派。必有深意。

王安石在熙寧間。裁減宗室恩數。三學宗子。開聚都下。俟安石入朝。擁馬以訴。安石徐下馬。從容言曰。譬如祖宗功德。服盡而滅。何況賢輩。於是宗子皆散。雖荆公一時應變之才。然其言不可廢也。

屯田者。屯於邊而田者也。今腹裏皆有屯田。

土圭之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廢井田。漢興始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

傳疑錄

三

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爲頃。至今版圖皆準之一云。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爲畝。

立步制畝。經土設井。使八家同之。自黃帝始。世傳多謂難行。予行東西南北皆萬里。自吳越外。田多荒廢。水利不修故也。井田亦徒擬。昔在山西按察時。嘗與于布政議。欲於京城外做桑園之制。每二三十畝。鑿井一區。用以澆灌黍麥。庶歲穫可期。而亦不失井田之名。欲上其事於朝而不果。漢時龍首渠田亦鑿井。有深四十餘丈者。往往井下相通。行水蓋古法也。

民出力以養兵。兵出力以衛農。此兩言似是。而實害天下之大端也。其究至於兵農兩弊而後已。何則。農之所養者。兵或不得用。而農之所賴者。兵何嘗概及耶。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五口之家。常有一人爲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今開邊兵。半皆執役。而京師之禁旅。亦且占役矣。馬端臨曰。兵與農。其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爲兵。而任爭戰。唐府兵之法。猶存至兵農既分。不獨農疲於養兵。而兵且恥於爲農。按貴與之論。則屯田之策。不可不講也。

古者求才甚實。蓋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弟廉恥之際。此鄉舉里選之法也。故周之人才爲盛。善乎宋儒之論曰。士大夫爲弊。則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與據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宜復古孝弟之科。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明知天子之意。以副上之所求。庶乎風俗可漸復矣。

自古取民之制計歲。故謂之歲辦。賈助徵皆什一。漢法最輕。史稱三十而稅一。文帝十三年六月。詔除民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當時民力可想也。兩稅三限。作自楊炎始。唐書食貨志。兩稅具載。並無三限條格。蔡介夫云。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如此止是兩限。爾想兩稅俱限以三次征輸。亦有緩征之意。雖然。炎固爲世罪人也。

世言三尺法者。蓋用三尺竹簡書律法。詔書謂之尺一。亦以一尺版書詔。蓋封加璽。又謂之璽書。近有梓行史演異同論。文字頗有工。獨闕相如傳贊而不論。揚雄所謂曲終而奏雅。豈子長所得探摭耶。

楊德祖與曹孟德讀曹娥碑。娥上虞人。今曹娥江在寧紹兩界中。孫權據越。當時孟德何緣得至江濱。卽洪武四年。廢關鹽局。得非以彌文太盛乎。魏晉置中正。以門第官人。李唐論相。惟重八姓。自秦不師古。焚毀典籍。聖賢之世系湮沒。而姓氏遂不辯。後世婦人一例稱氏。何所本與。傳曰。別生分類。蓋姓之爲言。生也。氏之爲言。類也。此姓氏之說。漢室去古未遠。凌煙閣畫題曰。大將軍博陸侯霍氏。以氏代名。蓋男子之美稱爾。豈有姓有氏。男女通稱與。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義各有取。難以混淆也。若堯舜姬姓。稱陶唐氏。有虞氏。大禹姒姓。稱有夏氏。成湯子姓。稱有商氏。呂東萊祖謙云。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也。百世而不變。曰氏者。則其子孫之所自分也。數世而一變。竊恐氏亦難以自分而隨變也。按姜姓爲呂氏。至于今不變。若國氏爲子國之後。顧氏爲子顧之後。所謂以字

爲氏者也。又有以郡爲氏者。齊魯秦吳是已。以諱爲氏者。文武成宣是已。以官爲氏者。司馬司徒是已。以爵爲氏者。王孫公孫是已。以居爲氏者。東門北郭是已。至於巫乙氏。匠陶氏。又以所有事爲氏。皆不容變。如吾陸姓。宜稱吳氏。所謂朱張顧陸。吳郡四大姓也。漢制侯爵凡五等。國邑關內鄉亭。陸以鄉侯爲氏。裴陸應閭是也。

復有以國以邑以鄉以亭以地以姓。以名以次。以族以技。以吉德以凶德。以得系國系族系邑系之類。凡二十餘。有複姓三字姓四字姓之類。具見鄭氏通志。故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別貴賤。姓別婚姻。貴者有氏。賤者有名。三代以後。姓氏合而爲一。大抵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也。

商周之先。有無端典禮。若玄鳥閭宮之詩是已。按姜姬。帝嚳元妃。簡狄爲次妃。則稷契皆帝子也。後人追隆之祀。乃有取於玄鳥巨人。使稷契有母而無父。謂之何哉。

古今說春秋者。只於春王正月。皆不得聖人之旨。夫四時定歲。天道無忒。時多也而謂之春。故書曰春。實非春也。東遷陵遲。政教不綱。無王矣而謂之王。故書曰王。實非王也。本十月也。而謂之正。故書曰正月。實非正也。所謂據事直書。而其義自見。褒貶之說。恐後來穿鑿耳。葵丘首止。皆非美詞。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成。此蘇頌論權臣。文極明快。雖然。不已誨淫乎。

域中輿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六里。此漢之極盛也。唐之極盛。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八十八里。本朝疆界。予所行者。起自東海。西至成都。又西望咸茂松潘。約有千里。蓋萬里餘矣。咸茂松潘。蓋自長安迂道言之。指南北也。非實南自延建。北至雁門。予行蓋五千里餘云。南漢都太僕。好古書。籍在京嘗爲言水經。予因借出抄行。近刻之吳中。予覽之有三疑。桑欽著書。能成一家言。後漢文苑何不爲立傳。欽之名。姓。又別無考見。一疑也。水經所具。至到源委。偏及夷夏。非一人一生。所可窮極。一疑也。所稱鄭道元注。道元後魏時人。其書該洽。浩博。後來引用者。但稱出水經注而已。不知經注。復何所出。又一疑也。偶覽通典。亦載水經。郭璞注三卷。鄭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但謂是順帝以後纂序也。且云所作詭誕。全無憑據。疑於吳越春秋越絕之流。亦不知有桑欽。君卿博洽之儒。其論當可信。與漢書孔安國傳載徐敖以毛詩傳。傳子真。子真傳桑欽君長。此當是西漢末人。與水經同乎否。

予在代州試諸生。以河間保定。建官建舍爲問。意欲爲虛設之策。顧事體重大。郭欽江統之論。不可不熟慮也。唐補闕薛平上疏。謂戎夷不難。自古所戒。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至謂冒頓強盛。不能入中國者。非兵力不足也。其所以解平城之圍。而縱高帝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熊羆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

之心者。爲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漢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惟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叛。四方響應。遂都單于之號。而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綰綰繩。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耶。言其割實。可嗣徒戎。嘗觀遼金元與五季二宋相終始。卒爲中華患者。亦坐燕雲之外。棄耳故曰。前事不忘。後代之鑑也。

山濤爲行吏部尚書。最有名實。世稱山公啓事。偶錄其一通曰。侍中彭祖。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高簡有雅量。在兵間。少不盡下情。處朝廷。足以肅政。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倘惜濟。貴之。驍騎將軍荀悅。智識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祭酒庾純。強正有學。亦堪取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否。其體例明確如此。誠可爲法。

時日之忌。固小道也。世俗亦有所自來。子卯謂之疾日。又有往亡日。檀弓曰。子卯不樂。蓋本於桀紂之事。唐朝新格。又以正月五月九月爲忌月。至今仕宦上任避之。此本無謂。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之以不行刑罰之斷屠月。

王政謹權量。聖人於祖述。皆有精義存焉。諺曰。大秤小斗。用以捨短聚長。高下其手。亂之始也。故謹之。亦在於始。所謂探賈索隱。鉤深致遠者。是物也。

權以權輕重也。五權之法。銖兩斤鈞石。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量以量多少也。五量之法。合升斗斛。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衡以度長短也。五度之法。分寸尺丈引。矩黍一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衡以準曲直也。五則之法。衡規矩繩準。衡連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

夫權起於黃鍾之重。一合容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兩之爲兩。故曰兩。一兩二十四銖也。乘之而爲石。石一百二十斤也。

量起於黃鍾之命。十合爲合。以十乘之而爲斛。後世斛容五斗。黍穀出入兩斛。當一石。凡糧稅入籍爲石者。皆兩斛也。此或便於轉輸。俗因用之。漢書楊賜傳。賜亦稱斛。麥蕪稱石。注曰。石百二十斤也。斛石權量用同。

度起於黃鍾之長。後世十寸謂之尺。十尺謂之丈。凡公私所度。皆以丈計矣。衡起於黃鍾之平。權與物鈞而爲衡。衡平而權鈞矣。

按黃鍾爲萬事根本。其要在中氣元聲而已。但黍黍候氣之法。無授受之真。必當有神解妙悟者。此禮樂之本也。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三代共之。至秦不師古。而後紛綸莫定矣。迨南渡六朝割裂之際。乃有大升大兩長尺之法。當時調鍾律。測晷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或云隋制。以三兩當

一兩。三升當一升。一尺二寸當一尺。然後魏高祖已有廢大斗。去長尺之令矣。漢書黃鍾之命。以子殺桓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命。以非水準其概。十合爲合。杜氏通典所載秦同。而以二合爲一。當從杜說。千二百黍爲十二銖。以十乘之。至鈞石則不合矣。故兩之爲兩。兩兩合爲合。兩斛爲石。古今宜然。

黍黍之法。以子殺桓黍中者。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一黍一分九十分之得九寸。子北方也。桓黍黑黍也。

愚按子殺。以冀州黑羊山所出爲中。但時有豐歉。實有虧成。固亦難準。若和氣須候之。候氣之法。於三重密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上。內俾外高。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葦之灰。以輕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於律。其符則灰飛。飛素散出於外。而氣應矣。

凡節氣有早晚。故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旬。間氣始應者。或飛灰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各有徵應。大抵管灰小動爲和。大動爲君弱臣強。不動爲君嚴猛云。

一說。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通。北齊信都芳。爲輪扇二十四埤。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無少異。

旋相爲宮之法。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

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倣此。

林鍾第二宮。太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太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

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

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爲下生。林鍾爲徵。

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爲上生。太簇爲商。

三分太簇。二十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是爲下生。南呂爲羽。

三分南呂。十六數。凡三益一分。得六十四數。是爲上生。姑洗爲角。

三分姑洗二十一數凡三零一數不行。
隔八相生之法。

如子爲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爲林鍾之徵。餘以類推。又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太簇。九以商六爲蕤賓。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五聲 宮主商角木徵火羽水
黃鍾爲宮八十一。濁。君。復。子。太簇爲商七十二。次濁。臣。泰。寅。
姑洗爲角六十四。次濁。民。夫。辰。林鍾爲徵五十四。次清。事。遯。未。
南呂爲羽四十八。清。物。觀。酉。

數之多少。聲之尊卑分焉。
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角居四者之中。
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爲商。爲角。爲徵。爲羽。

律呂相間。以次而短。故黃鍾最長。至應鍾而極短。
黃鍾之數八十一。三分損一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所以止於五也。

二變
變宮四十二。小分六。變徵五十六。小分八。

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古人謂之繆和。蓋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

角聲既不可行。必當有以通之。故因角數以九歸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繆和。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

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商角徵羽。各十二聲。凡六十聲。爲六十調。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非正聲也。

揚雄琴清曰。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變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桓譚新論曰。文武各加一絃。五絃第一爲宮。次商角徵羽。餘二絃爲少宮少商。按此。豈即二變爲七聲耶。一說商以前但有五音。

劉韋曰。宮屬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六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

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愚按。蘇言。特指絲聲耳。八音皆具五聲。愚按。通典。以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按二變不得爲調。以其非正聲也。所謂和繆者。蓋以繆和之。取濟助耳。醫家有繆刺。左病則鍼右。恐其意亦當然。

十二律
黃鍾子管長九寸。空圍九分。
太呂丑管長四寸二分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爲八寸分。寸之二百四十。
太簇寅管長八寸。
夾鍾卯管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爲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五。
姑洗辰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中呂巳管長六寸萬七千六百八十三分。寸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蕤賓午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林鍾未管長六寸。
夷則申管長五寸七百三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南呂酉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無射戌管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應鍾亥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一說黃鍾長八寸七分一。宮
太簇長七寸七分二。角
姑洗長六寸七分四。羽
蕤賓長五寸六分三分一。商
夷則長五寸四分三分一。徵
無射長四寸四分三分二。羽
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角

律者。候氣之管也。漢書律歷志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嶺谷。生其發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管。以應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爲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謂律本。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純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只言六律者。陽統陰也。

古用玉爲律。漢末用銅律。史記注。律。述也。所以述陽氣也。一說。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宣氣。俱稱律。故曰十二律。
按劉昭曰。吹以考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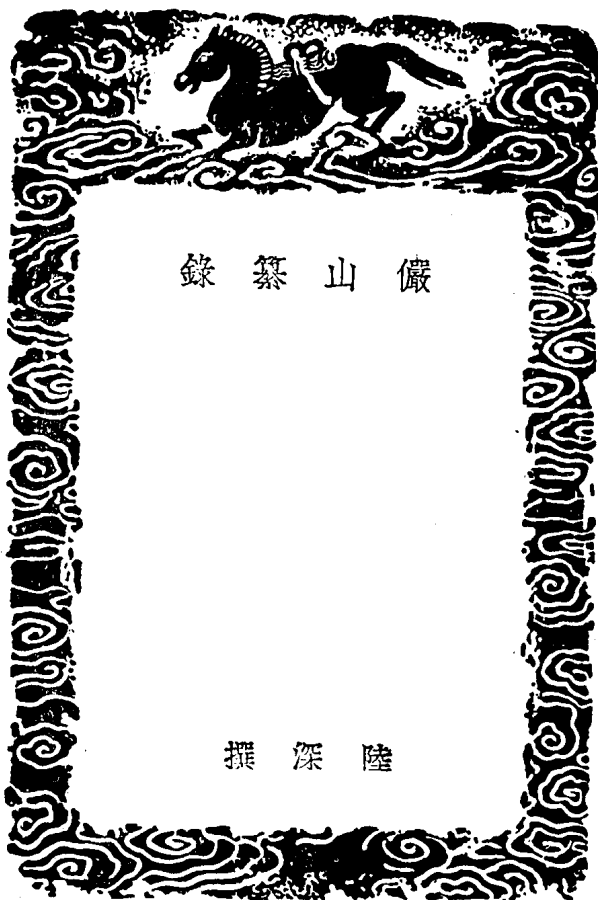
物皆變動而長。故謂之辰。已者起也。物至此時皆長而起也。故謂之巳。午者長也。明物皆長。故謂之午。未者味也。言時物向成。皆有氣味。故謂之未。申者身也。言萬物皆有身體而成就。故謂之申。酉者猶縮之義。此月時物皆縮小而成也。故謂之酉。戌者滅也。言時衰滅也。故謂之戌。亥者動也。言陰陽氣動收萬物。故謂之亥。

漢儒十二辰解。蓋依月令而傳會之。若推之歲辰。又推之日辰。則窒礙矣。大抵作甲子。本於周天度數。以日爲主。故因日生時。積時爲日。積日爲月。積月爲歲。以其餘四分度之一。推測盈虛置閏焉。用以起曆。冬至夜半。乃曆元也。十二辰爲十二宮。蓋周天之位。次耳。字皆日之所寺爲時。四日之所寺以紀昏明陰陽之候。如日在子宮爲子。在午宮爲午。餘以類推。未必可以義解也。

曆法有月建。辰在辰與建交錯貿易處。其在天體似表裏然。

十一月建子辰在星紀 十二月建丑辰在玄枵 正月建寅辰在娵訾 二月建卯辰在降婁 三月建辰辰在大梁 四月建巳辰在實沈 五月建午辰在鶉首 六月建未辰在鶉火 七月建申辰在鶉尾 八月建酉辰在壽星 九月建戌辰在大火 十月建亥辰在析水

儼山纂錄一卷



儼山纂錄

撰 深 陸

上海陸深子淵

城中輿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六里。此漢之極盛也。唐之極盛，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本朝疆界，予所行者，起自東海，西至成都，又西望威茂松潘，約有千里。蓋萬餘里矣。成都萬里橋，蓋自長安迂道言之，指南北也。非實。南自延建，北至鴈門，予行蓋五千里餘云。本朝輿地，前古無比。狗與盛哉。然有可疑者二事。堯舜時以冀州爲畿畿，四方皆二千五百里。今冀州之北，能幾何邪？三吳在古，不入職方。其民皆斷髮文身，以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爲最下也。今財賦日繁，而古之遺跡不異。其水不爲害者，天幸爾。萬一落水，不知何以處之。區區開築，難以言善。

歷家大抵以漏刻極長于六十，極短于四十，皆開前輩言，惟正統己巳官曆登刻三十九夜刻六十一，以爲陰曆，故有土木之變，元授時曆則長極於六十二刻，短極於三十八刻，以爲驗于燕地稍偏北故然，外國有羔羊脾未熟而天明者，則短又不止于三十八刻而已，豈漏刻隨日因地有不同者如此，初不全繫于陰陽之消長也。

本朝國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贛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

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

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有三事其一指北虜以爲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十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石東大約歲費四百餘萬隨時用兵不與焉今上大王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百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尙須九十萬可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先秦兩漢間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魯故后氏故翰故杜林芥頌故曰微者如左氏微孫氏微張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之類魏晉而下則華嚴矣宋王景文有詩總開聞昔曰音韻聞訓曰字義聞章曰分段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書聞事曰事實聞人曰人姓號聞物曰鳥獸草木器物聞地曰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其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開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書而讀之也戊戌歲借錄于李文選開先其書頗與朱傳不合亦多前人所未發云按黃鍾爲萬事根本其要在中氣元聲而已但疊黍候氣之法無授受之真必富有神妙妙悟者此禮樂之本也

余往來清渠未嘗不三致意焉。通塞者天幸也。使北方無惰農。有此焉而不特可也。國家詳於講清而略於講農。豈未之思乎。

天下之治也。宰相求士於天下。天下之亂也。天下之士有求於宰相。宰相求士。將以任天下之事也。則因事以量士。士盡其才而事理矣。天下安得而不治。士求於宰相。志於爵祿也。宰相以天子之爵祿私于士。士之求愈多。而爵祿不足以應之。天下安得而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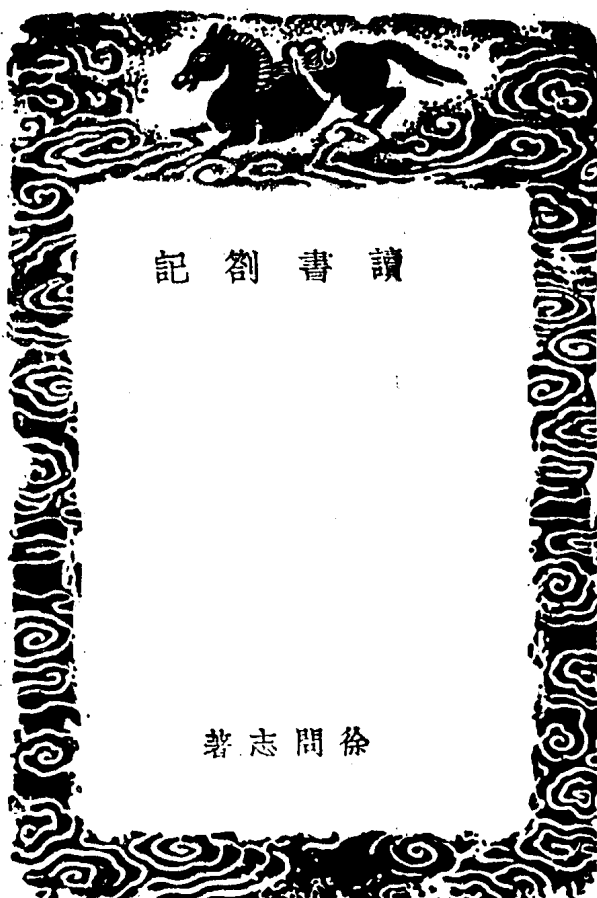
寒煖氣也。寒屬天。煖屬地。西北高。近天。故多寒。東南卑。入地。故恆煖。大抵近天。氣轉旋極急而極寒。道家謂之罡風。莊生謂之羊角風。

天陽也。其氣寒。地陰也。其氣煖。煖中得寒。則成。故萬寶告成。皆在寒涼之候。寒中得煖。則施爲雨雪是也。三皇五帝之法。後世所存者無幾。秦始皇極不道。而其所爲。後世有不能改者三事。稱皇帝一也。郡縣二也。長城三也。

儒先謂月中山河之影電爲光於同雲之際皆非也陰精之融而未盡者月也陽光之迸而成形者電也故日中之鳥亦陽精之融而未盡者也故日月物也非神也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術家以人生所值年月日時推算吉凶而必歸重於日主頗亦有說夫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時皆生於日積日而後成月積月而後成歲故日干最爲重蓋日躔于子宮則謂之子時丑寅之類皆然無日則無時而月與歲皆無從推矣雖小道亦霄窔測陰陽之際者

齊聞西域人算日月食者謂日月與地同大若地體正掩日輪上則月爲之食傳注家謂月蝕爲暗虛所



讀書劄記原序

書說命。惟殷學半。故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二者無窮。達無老少。無人已內外。惟理所在以求。無不足與困之患。而後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焉。余不敏且老。於義理進脩。盡書玩索。而未能深得其味。每聽諸動靜。考諸前言。若或會通。敗悟。泊諸生來質疑。而考異者。必參訂其是書而存之。蓋取橫渠有聞劄記之意。管提學副使陳君則清。與諸生段以金。輩交。請以喻各學生。徒。因併就正於有道者。若以其言為不可見。則為乎敢。

嘉靖甲午延陵徐問志

讀書劄記原序

一

讀書劄記卷一

程子曰。乾。天也。天專官之則道也。分而官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則謂之鬼神。以妙用則謂之神。以性情則謂之乾。愚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性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情也。故受形天地者。謂之人身。係綱常。有天下國家之責。謂之主。其精氣魂魄。得於陰陽者。亦為鬼神。心統性情。涵動靜。妙運不測處。故亦謂之神。此入之道。可以參天地也。

周子論太極。陰陽分動靜。至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愚觀十一月冬至子半。是初動而生陽。至於壯夫遇振。一陰生而歸剝。是動極而靜也。自十月純陰。隨至於復。其動之端。倪易謂見天地之心。是靜極復動也。動靜互為其根。中間陰陽變合。而生五氣五行。播於四時。散為萬物。其跡可見。

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蓋三才之理。始終不過太極生陰陽。剛柔為動靜。闔闢隨理卷舒。生生死死。以終始萬物。聖人窮理盡性至命。故知其說。所以能作易。與天地參矣。

天體渾渾。輕清積氣。南高北傾。側輪而左旋。其旋有九。上軟下堅。道家謂之剛風。其氣最緊。以二十八宿。定布為天之體。日月五星為七曜。皆運乎氣機。行止各有躔度。隨天左旋。地北高南下。相函乘之者氣也。故太陽氣在下而水溫。夏陰氣在下而水寒。春陽氣達而草木萌動。秋陰氣肅而百卉隕落。陰陽雜亂。氣

延陵徐問志養齋著

讀書劄記 卷一

一

不收斂則有冬花胎殞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蒸則有地震陽火煎熬陰脈枯絕則有川竭山崩蓋地以剛柔之質隨陰陽開闔而用其形耳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以其隨天引御貞合則和股難則濟而生異矣陰陽二氣程子云如兩扇磨其齒不齊磨來磨去物之出者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也朱子曰天之外無窮而其中中央缺處不聚又曰天外無水地下水載又曰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天理無外以其形有涯而氣無涯也其氣極緊故能扛得住不然則墜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恐謂天之中極南北以日道有度分而知其數八極之外水氣交蓄便不可窮然以天運在內之常度約之於外似亦不可委諸恍惚汗漫而不可知矣

前輩李文選以天一日轉運一週豈有無邊際既有限不知限外又是何物雖再有千萬箇天也無了期誠不可知而可疑也愚謂天能化生人物各全具一太極人之形體上顯下趾四肢之外更無餘物天地人之一大軀殼也故周流通微只是一箇理氣數盡則數盡數盡則理亦盡而無餘矣故觀諸夷圖海外之國其入形體各異唐太宗收骨利幹其地夜易曉至熟一羊腓而天明蓋天地氣脈到此已盡不能蔽日矣若以為別有物則是天地之外又別有天地無始終晝夜剝復日月無升沈無一元之會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莽渾渾渾亦將何所底極哉善乎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斯言盡之矣

攷書理環註及諸儒論天體至圓而動似鳥卵包乎地外地體至方而靜如卵之裏黃處乎天之中故曰渾天儀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制起於漢欽天監鍾離所製宋欽天監鍾離所製趙宋為儀三重曰六合曰三辰曰四遊蓋以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而左旋不息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南北極為天之樞紐子午相對只此處不動如磨磨然乃天地中至極之處也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其渾天分野嵩高極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日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自天皇氏始制天有十干為幹為母地有十二支為枝為子以定歲之所在黃帝命大撓探五行占斗綱始定支干相配為甲子如晉關遂干攝提支為甲寅歲又以十干為歲陽十二支為歲陰蓋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而為十地有剛柔故二其六而為十二十干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有剛柔也參歷象以日月所會為辰其所會二十八宿經星之次舍取其中星初昏為候而考之以正四時如東方七宿自角至箕是為蒼龍以次舍而言則房心為大火之中南方七宿自井至參是為騁鳥以形而言則有朱鳥之象虛者北方七宿之中星也昂者西方七宿之中星也其四方之星隨時轉動復以斗柄所建指之處而定十二月焉至於考日景之長短漢天文志曰日有中道黃道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

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表而晷長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立表晷長七尺三寸六分晷景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晷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晷退而短陰勝故為寒涼也故日進而為暑退而為寒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常寒晷退而常燠此寒燠之表也

橫渠以天左旋日月亦左旋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機動非自外也七曜恆星所以為晷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向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順天少遲則反右矣朱子以其言為至精小雅十月之交註以日行遲月行速皆右行於天乃舊說非也蓋天行甚健從東方角起一日一夜於天之內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其外四遊以薄四表而升降於六合之外日月亦從角起日行健次於天亦左旋一日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贏縮卻比天退一度趕天不及積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天進度周得本數而日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亦左旋一日夜行不盡前數比天退了十三度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度半強而一周天與初陽會又行二日有奇為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一歲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而三百四十八日不盡周天十二月內二十四節氣故置閏蓋日與天會而天多五日為氣盈月與日會而月少五日為朔虛合盈虛而生閏焉故一歲閏則餘十日有奇三歲閏則餘三十二日有奇五歲再閏則餘五十四日有奇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日月進數為順天而退數為逆天而右歷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右行者錯也又如天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雖都左轉只有急慢便覺日月在右矣又按漢張衡周王朴附張胃元及朱子諸說以日行黃道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南白道二出西青道二出東皆斜入黃道內并黃道而九可見日行一道而速月行八道而遲也月道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出其旁黃道當天中南北合縫處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月道交口黃道外十三日有奇入經黃道而與日會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各十五度其交朔時於東西十字路頭相撞然月在黃道之南少有盈縮從邊而過或雖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如人乘燭在內而執扇交過不相撞故皆不蝕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去十五度以下月在外日在內日躔月道被月內遮揜故為月之陰魄所掩而蝕至望時日與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火日外影其中實暗而微謂之暗虛月為日暗虛所射故亦蝕也詩註謂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使陽盛陰衰當食不食卻是道理

日盈虧之法歷家以為月朔去日遠魄死明生望去日漸近故魄生明死朱子曰此說誤矣書武成曰旁死魄為朔二日康誥曰哉生魄為望十六日恐歷家因是而襲傳之耳沈括言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初生日在其旁放光側而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滿附齊云月日光照之則見日光不照則曰魄故望日月日和望人居其間盡視其明故形圓初鉤與虧為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

半明半曉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其說。頗近似之。但月既為陰精所聚。自然有魄。其為日所照射而光生。亦當有漸。至望則全照而光滿矣。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蓋有一定之理數焉。恐不可專以形跡相擬為據。書稱生死。蓋以日之照見與否而言。非真能生死也。至於月中影子。即是所聚本然之魄。光滿而魄見焉。恐非先儒所謂山河之影也。若以山河影子。日為陽光。其照光過。能無影乎。明者宜更詳之。

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蓋四時氣也。五行象也。四時各分九十一日。有奇。為一時之正。而五行則以木配春。火配夏。金配秋。水配冬。而土則分旺四時。每季十八日。有奇。李氏希濂曰。水火者。陰陽配合之初氣。至精且盛者也。故為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故水又為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疎。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為金之先也。土則四者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然辰未戌丑。土旺之月。辰未戌丑。為陰陽則成。春木氣盛。則土為之傷。夏火氣盛。則土為之息。故季夏本土旺。而又加以火為尤旺。故能生金而為秋也。按五行家。金生於巳。土生於辰。此言五行相生之次也。但五行家。金生於巳。土生於辰。此言五行相生之次也。但五行家。金生於巳。土生於辰。此言五行相生之次也。張子曰。木曰曲直。能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曰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土之華實也。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清。於土之濕。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鑽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此言五行之相為用也。朱子以為張子說得最好。雲峯胡氏曰。春屬木。夏屬火。至秋火克金者也。水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又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金冬水。至春水生木者也。水土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生生克克。變化無窮。此言五行生克之道也。

蔡元定以黃鍾為聲氣之元。制律管長九寸。空圍九分。積九九八百一十分。蓋九者。陽之成也。九為老陽。取其變而生陰也。其管一節。容黍中者千二百實。九節容黍萬有八百實。以統陽律六。陰呂六。應十二日月所會之辰。自十一月黃鍾之子。以歷十二月大呂丑。正月大蕤賓寅。二月夾鍾卯。三月姑洗辰。四月仲呂巳。五月蕤賓午。六月林鍾未。七月夷則申。八月南呂酉。九月無射戌。十月應鍾亥。所以通陰陽消長十二辰之氣也。其陽律三分損一。隔八從下生。陰呂三分益一。隔八從上生。陽以率乎陰。陰以從乎陽。陽大陰小。損益盛衰之理也。自黃鍾為初九。下生林鍾為初六。林鍾上生太簇為九二。太簇下生南呂為六二。南呂上生姑洗為九三。姑洗下生應鍾為六三。應鍾上生蕤賓為九四。蕤賓下生大呂為六四。大呂上生夷則為九五。夷則下生夾鍾為六五。夾鍾上生無射為九上。無射下生仲呂為六上。陰陽六體。易卦六爻之位也。五聲皆從黃鍾起。故為第一宮。宮為中央。以暢四方。下生林鍾為徵。為南方。夏火為事。上生太簇為商。為西方。秋金物盛。當傷下生南呂為羽。為北方。冬水為物舒。毛翼上生姑洗。為東方。春木為民。為蒼龍之角。蓋黃鍾聲濁而長。故漸以清短五音節之。俾清濁高下。遞應而和。迭相為經也。其宮與商角。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惟徵羽去宮二律。則音節遠。故於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

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歸之。以從五聲。古人謂之和。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考周禮。圖鍾修約之制。容六斛四斗。斛即量。以銅為之。內方外圓。深廣各一尺。左耳為升。右耳為合。下足為斗。起於黃鍾之倫。十倫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也。鍾之廣長。準度。以銅為之。長一丈。廣二尺。高三尺。始於黃鍾。秬黍之廣度之。如十分黃鍾之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度。十度為引。也。權衡亦起於黃鍾。一倫之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積三百八十四銖。至三十斤為鈞。當月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數。四鈞為石。重百二十斤。以象十有二月之數。則度量權衡。皆起於黃鍾。以為則也。國語。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單。程公諫之。周禮。典同。容六律六呂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是十二鍾及凡樂。皆準律。故伶州鳩曰。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大不逾宮。細不逾羽。草木一聲。是八音皆依乎五聲。而五聽又準乎律也。又太師教六詩曰。風賦。比興雅頌。以六德為之本。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詩歌其聲長短。亦必合六律五音也。夫古帝王建中和。立皇極。厚典庸禮。聲律身度。以為禮樂之本。而其制律作樂。又足以通天地陰陽。五行四時。十二辰八方之風。節宣其氣。俾無滯陰。亦無散陽。奏之郊廟朝廷。以禮天神地示百神。王出入奏干夏。聽之以平其心。中和以平其氣。仁義以平其政。達於天下。以和其俗。宜其位天地而育萬物也。

張子論雨。雲。雷。風。皆本陰陽二氣。其理然耳。然未及乎地之剛柔。與五行變化。若無所繫屬。邵子觀物內篇。以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霧。雨。風。霧。變而地化。盡之矣。要之陰陽成象。剛柔成質。五行變化。運用隨之。易曰。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則知雨。雲。風。雷。皆出乎地。八卦方位。蓋分繁五行剛柔之質。而動於陰陽二氣之變。所以盡天地之用也。至於時陽時雨。而雷出不震者。又係君德中和之極。所感召耳。中庸言鬼神。之為德。易所謂鬼神之情狀是也。乾坤闔闢。所以為晝夜昏明。為寒暑進退。為日月盈虛。為風雲流止。為萬物生長收藏。榮枯動靜者。是也。在人則為氣血。為魂魄。為語默。為作息。為寤寐呼吸死生者。是也。本之陰陽氣機變合。而生五行消息屈伸。其間體萬物無乎不在。顯諸仁藏諸用。故張子以為良能。然皆原於太極之有動靜。而生陰陽以成化育。道涵乎器。器形於道。真實無妄。自然而然。故言誠之不可揜也。

讀書劄記卷二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在今浙江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在今湖南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今陝西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在今山東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在今泰安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在今陝西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在今遼東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在今山西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在今大同是謂九州之山鎮也不言徐州疑併入於青不言梁州疑併入於雍豫也詩嵩高在今河南以嶽為嶽山職方以嶽為衡山葉氏曰漢元封五年巡南郡禮天柱山一統志云一名天柱即漢武帝所封號曰南嶽是以衡山神遠移於嶽山也以嶽為一山兩名者失之王制有恒山衡山而不言太華嵩山以南北所至山而言舜典有四嶽而不言中嶽以巡守所至四方而言泰山為東嶽嶽山為西嶽恆山為北嶽衡山為南嶽嵩高為中嶽蓋禹貢之方外也職方不言嵩高周在五嶽之外以雍之吳山為嶽山皆有不同五代失河北之地至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乃以真定府曲陽縣之恆山為北嶽國初定鼎建康祀典肇以泰山為東嶽沂山為東嶽衡山為南嶽華山為西嶽吳山為西嶽真定之恆山為北嶽晉巫閭山為北嶽嵩山為中嶽荊州之霍山為中嶽後遷都北平則真定在其南故仍以渾源州之恆山為北嶽其餘嶽鎮皆如舊云

讀書劄記 卷二

一

讀書劄記 卷二

二

郡山脈從雲中發來蓋太行山一千里河東河北太原晉陽諸州皆左旋其趾山後即忻代諸州上黨即今潞州春秋為赤狄潞氏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過河便見山在半天如黑雲然故曰雲中自晉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平陽即河中府蒲坂山之盡處堯舜之所都也泰山盤於左為龍右峙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至中嵩山嵩為中嶽而高為天之中央封縣為前案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嶽大嶽始安衡賀桂陽又為第三重案又曰前代多都關中以黃河左右旋繞近東止有函谷關一路可據為險其山皆自蜀漢來至長安而盡又曰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又自嶧家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又曰嶧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盡於建康今南京其一支則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平閩粵也又曰仙霞嶺在信州今廣信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為臨安今杭州又發去為建康又曰江西山皆自五嶺嶺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關中卻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關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皆北流故江浙冬寒而夏熱愚謂古今官方與者必本之山川蓋以山為巨鎮水為藪澤建邦樹都恆守之以為固先儒謂山為水之綱水為山之紀而洪河大山亦天地開大界限也然論險者每言關中左轍函右隴蜀為四塞之地東制諸侯如建瓴水而楚漢以後爭天下者常得斬關而入次言巴蜀劍門為天下壯而晉郭艾之兵從陰平趣浩卒亡後主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孟子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今讀其言尤信

潮沙古洲馬氏取禮記致日曰朝致月曰夕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至為沙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沙應焉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沙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超於朔月盈於望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中而會於月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沙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沙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邵子曰海潮地之喘息也所以應之者月從其類也朱子曰天地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黃瑞節曰先儒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承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水浮則海水縮而為沙其說與地氣四遊春夏秋冬升降不越三萬里相為表裏而獨取余義公海潮圖序以為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長平東西月臨子午則潮長平南北一月則潮盛乎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乎春秋之中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沈也愚謂以上諸說皆不同但天一生水體陰而生於陽周流進退於地之外天之中恐未可專以繫月為消息也若以元氣升則地沈而水溢氣降則地浮而水縮則原隔地形古今如故未嘗有見其沈浮也朱子經緯之說蓋天地間一大條段五行之氣皆消息盈虛其間而況於水乎但月加

讀書劄記 卷二

一三

今則南轉而北至東莞而溢於曹魚矣又有伊洛瀾澗棠波孟豬濟衛淮諸水伊出廬氏縣東南傳只出廬氏縣之西入於洛洛出陝西家嶺山亦經洛陽縣瀾出洛陽穀城山瀾出麗池白石山經新安縣皆會於洛合流至堂縣入河濟即沁水出懷慶府濟原縣王屋山二源分東西流歷號公臺至溫縣入河復出於洛南溢而爲滎即滎東出于陶邱之北在陶又東至于濟在今曹州東北會于汶即汶又北東入于海波爲洛水別流孟豬在虞城西北濟之別流衛出河南衛輝府輝縣從大名之內黃濬縣出與滎汶淇漳諸水合臨清之會通河北流至直沽淮出唐縣東南經桐柏山潛流三十里復東出經汝信東流會沂泗俱入海兗州之水其地最下今曹魚爲黃河下流又有濟深梁宋夏灘沮洳泗淄濰濟出河南濟原瀾出濟南之長山縣長白山西北流經章邱新城諸界濶出歷城縣入濟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濰沮二水之別流自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濰東入于泗泗出兗之泗水縣陪尾山經曲阜至濟甯分流南入徐州北入會通河又出鉅野受沛水下流于睢即沮水汶有三源至泰安州靜封鎮合而爲一經甯陽平陰汶上又西至東平州注于濟經東阿濟甯入會通河淄水出今青州萊蕪縣原山達臨淄東至壽光濰水出鄒邪郡今諸城經高密昌邑濰縣東北俱入海荊州之水其澤藪曰雲夢跨江南北八百里又有江漢川九江沱潛江水發源於梁州四川之岷山青城諸山之陽出今茂州汶川縣東別爲沱經敘瀘重慶入盟峽過巫山出湖廣夷陵州荊州至于東陵岳州府巴陵縣合洞庭過漢陽府合漢水至黃州江西九江府合彭蠡鄱陽湖經安慶池州太平應天諸府儀○通州入海漢出陝西漢中嶓冢山之下始爲氏道縣東源漾水東至武都爲漢過武東今武當中州爲滄浪之水過三澨即鄆州今至于大別山今漢陽入江經黃州九江合鄱湖諸水同趨入海九江孔氏以爲澤陽非是沅辰漸元鉞西澧資湘九水是爲九江皆合于洞庭過巴陵合川水入武昌合漢水東南下入揚子江衡北岸荻簕與江水俱入于海揚州之水北至於淮東南至於海東合江西江東諸水經豫章之南贛汀吉合衡永長沙別派入袁州出臨江會贛水入洪都合瑞洪所聚陂撫信浙之諸水於鄱陽今江西九江府蓋名其入口處與前江漢諸水同趨建康今南京蓋諸方水道所浚東南合蘇松常三郡水匯而爲震澤在吳縣南又吐納常之宜興江陰鎮之金壇百漕西來衆水而下溢爲三江吳○界於吳松江震澤之間去吳松江七十里○東北流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皆自○之靜江蘇之太倉東北入海北爲江北通泰至海門縣而入海所謂江漢朝宗者也禹時江淮未通賦沿于海至吳夫差與魯會盟黃池始開蘇之邪灣今爲運河自常之孟瀆鎮之京口以通于江江自揚之儀真亦開溝以通於淮隋因廣之今貢賦皆自江淮淮以達于京師也二廣古百粵漢交州部廣西之水曰潯江源出海陽山南流五里與永州湘水分爲二故曰潯又名桂江合潯水至桂林城下合相思江入昭潭今平樂府會平富棠荔臨賀諸水至梧州爲府江一日左江又名藤江發源交趾至古邕州今思明府經容縣合容江經藤縣合繡江經南甯之合江鎮與右江合入橫州又名鬱江一名右江又曰黔江源出雲南廣南府之富州西洋江入廣西田州經象州今柳州合柳江至南甯府之合江鎮與左江合二江合入潯州大藤峽出爲潯江貴州古羅施鬼國其水曰盤江源出四川烏撒府普暢寨東經古

夜郎地又爲黔中隸牂牁郡今普安州東北下流入安南衛經廣西泗城州入慶遠府烏泥江下合柳江卽爲右江以上三江分合爲二入梧州大江卽漢武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是也西流經廣東封川德慶合蒙慶之端溪江又名西江至番禺流入于南海廣東省之東南皆大海其水一出惠州博羅縣西流者爲東江一出江西大庾嶺卽梅嶺者爲潏水漢武時楊僕爲樓船將軍擊南越出豫章下潏水卽此至韶之英德爲潏陽峽一出湖廣郴州經武岡南入南雄之樂昌爲武水又南與潏水合而爲曲江過三水縣與西江合卽上漢謂牂牁江也皆合至於南海縣入于海雲南古西南夷獐鳩地其水曰潏池周五百餘里出潏江嵩明盤龍等江九十九泉源廣未狹若倒流者故云潏漢武欲伐滇國於長安穿昆明池象滇以習水戰故亦以爲昆明誤也大理之葉榆河卽西洱海及濶滄諸江其流不出本省惟廣南西泮江則由廣西經右江入于海其四海之水北海極遠不可窮東北至於朝鮮東至於登萊東南至於閩浙島夷日本流球而至交瓊厓又南至於安南占城眞臘等夷國而西南至於交阯云

讀書劄記卷三

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與他處道字不同。人物所由以生之理。所謂立天之道是也。其繼就是根頭發育處。理猶全粹。本無不善。故繼之者善也。然其陰陽變合。中有五行。隨這理出。人物所由以生。蓋稟具而爲性也。

人於理只作個渾淪的事物看。蓋中有根柢相切近處。條理井然。故謂之理。在天則太極爲根。元亨利貞森然備具。在人則心爲根。仁義禮智咸有頓緒。如草木花葉凝氣於莖。分類卷舒而出。至於發生條暢。其理莫不由之。詳體可見。

程子答張思叔子在川上云道無窮怎生一箇無窮便道得他愚謂太極之理乘以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今古兩間爲山川爲人物爲寒暑晝夜其本由化機不停變籀運動莫非道也蓋無形之理寓於有形之器川流亦道中之一器耳若人能默識心通則眼前道理皆能見其活潑

西銘自乾稱父至順連無告者也。見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的道理。自于時保之至匪懈言人所以事天的道理。中引舜禹中生諸事以贊之。後言聖賢所以如此者。蓋知天所以成就乎我。而我當盡事天之意。張橫渠謂氣塊然太虛一段。言元氣升降飛揚不息。皆本陰陽有機所以發動。有始故能成終。風雨霜雪山川又指其迹之著者。以見其微也。